

陶君行出選九龍東一場激鬥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明年立法會選舉九龍東新增了一個議席，陶君行出選該區可能引起一場激鬥，原因是該新增一席，必定引起反對派參選者的激鬥。陶君行現在辭去了社民連主席位置，連區內據點也被攻破，參選九龍東躋身立法會是唯一一東山再起的機會，過了此山便無此店，因此他背水一戰無可避免。同時，「人民力量」、公民黨、民主黨在區選中失利，也會覬覦九龍東新增一席，以「補償」區選的損失，屆時九龍東將是一場激鬥。

區議會選舉後，反對派中敗得最慘的是社民連。公民黨雖然明星全數下馬，議席減少，但至少仍有7席保底。而分裂後的社民連，在區選卻是一席不剩，連陶君行經營了多年的竹園北選區，也以大比數輸給一名新人。社民連在區選全軍覆沒，輸得太難看，陶君行也沒有顏面如梁家傑般繼續戀棧不去，立即辭去社民連主席一職。在短時間內，不但失去了多年盤踞的區議會議席，更失去了經過艱苦鬥爭得來的地位，可以說是區選的最大輸家。

淪為「雙失」背水一戰

不過，陶君行今日淪為「雙失」，也不值得同情，如果說與創黨主席黃毓民的權鬥，最終導致黨內分裂、兩名立法會議員及多名核心出走，尚且可歸咎黃毓民等欺人太甚，責任共負，不應只批評陶君行。但在分裂之後，陶君行將黨內大權全歸長毛，令社民連變成另一個「四五行動」，每日的工作就是跟着長毛四處示威抗爭，到處搗亂，而且抗爭更加激進化、暴力化，動輒衝擊警員、癱瘓交通、傷人刑毀，社民連現時走火入魔的趨向正是陶君行及長毛一手造成。而社民連、「人民力量」、公民黨在區選中大敗，關鍵原因就是選民對激進路線的反感及抵制，陶君行有今日的結果絕對是自作自受。

眾所周知，陶君行發夢都想進軍立法會，當年與黃毓民權鬥，其中一個原因是察覺黃有意培植「維園阿哥」任亮憲取而代之，甚至代替他出選九龍東，才狠下決心大幹一場。然而，現在社民連主席沒有了，連區內據點也被攻破，而多年來他雖然有培植親信在區內建立據點，但成績不彰，可以說在九龍東他已成為無兵司令。因此，參選九龍東躋身立法會是唯一一東山再起的機會。對此，社民連副主席吳文遠日前在接受報章訪問時，「代表」陶君行表示，「立法選舉尚有十個月便舉行，相信敗選而辭任的社民連主席，仍會循九龍東參選」。吳文遠如果沒得到陶的首肯，怎可能把話說死，這說明陶對進軍立法會是背水一戰。

陶君行豈肯束手待斃

有一些學者曾指，這次區選激進反對派並沒有大敗，原因是在社民連、「人民力量」參選的選區，其參選人都可取得約百分之十的選票，說明其基本盤沒有流失，以這個比例套用在立法會選舉上，陶君行未必無機會云云。這些政治學者水平之低實在令人驚訝，區選與立法會完全是兩回

激進反對派免不了一場激鬥

當然，社民連此番區選慘敗，最根本的原因，始終是激進反對派的路線惹人反感。社民連在區選敗陣後仍堅持所謂的抗爭路線，仍然由長毛掌控，吳文遠口硬地表示：「我們要檢討的不是抗爭手法，而是如何更有效凸顯出背後的理念。」可以預期，暴力抗爭將會繼續甚至變本加厲，結果也只會引發愈來愈多的市民反感及抵制。

應該指出的是，公民黨與社民連、「人民力量」骨子裡都是香港的民進黨式政黨，公民黨表面上溫文儒雅、「藍血高貴」；社民連與「人民力量」粗鄙不堪、暴戾張揚，但兩者骨子裡都是香港政治光譜中最極端最激進的一翼。公民黨「另建」政治聯盟「新民主同盟」與社民連、「人民力量」切割，此策略乃是為公民黨在明年立法會選舉中救亡，避免公民黨與「人民力量」、社民連年爭奪百分之十左右的激進選民，但區選證實公民黨與中產階級為敵，素來被指主打「中產票」的公民黨失利，流失大部分中產選區。因此，公民黨與社民連、「人民力量」在明年立法會選舉中免不了一場激鬥。

基辛格力求共處

奧巴馬劍走偏鋒

章剛

「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薑還是老的辣，基辛格積40餘年的經驗，苦心研究了中國的歷史、虛心地學習了中國的經驗、全心地分析了世界的局勢、耐心地說服了各任的總統，這才總結出他的金科玉律。但奧巴馬為了解困和爭取連任，貿然敲響了戰鼓、把亞洲諸國縛上戰車，到頭來肯定會法螺唔啞無功而返，求「變」變得大失所望，四大皆空。

自留地

今年(2011)6月，我國有幾場紀念基辛格訪華40周年的活動。首先是中國國際友好聯合會等單位在北京舉行晚宴，出席者包括有40多位親歷40年前這中美關係破冰的歷史過程的人士。隨之是我國外交部主持的座談會，國務委員戴秉國出席並致辭，誠摯地追溯了基辛格參與的促使尼克松訪華的故事。到了6月27日，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基辛格，讚揚他40年來幾十次往返太平洋兩岸，與中國幾代領導人建立了良好工作關係和個人友誼，在不同歷史階段為推動中美關係改善和發展作出重要貢獻。

飲水思源，中國人民不會忘記中國老一輩領導人與基辛格共創的歷史功績。我國當今領導人胡錦濤主席2011年1月訪美時出席美國友好團體歡迎會上親自上台與87歲的基辛格熱情擁抱然後擁他下台，目送他坐下。2009年10月，基辛格訪華在紫光閣開會溫家寶總理用大雨傘為他擋雨，送出門外台階。毛澤東主席和基辛格會面六次，基辛格第一次為尼克松探路之旅時，毛主席便迫不及待想要見他，但基辛格立意想安排尼克松是第一高層美政府人員見毛澤東，因此避之。40年來，基辛格官式到訪我國50多次，私人訪問20多次，可算是高層外交往還的世界紀錄。40年來，基辛格服務過8位美國總統與我國四代國家領導人交往，政績斐然。除了1972年打破中美外交僵局，其後在幾次中美關係低潮時，他也率先向我國伸出友誼之手，努力促使兩國走上符合雙方利益的和諧之路。

基辛格呼籲美國不必擔憂中國強大

眾所周知，我國建國伊始，美國對我國便毫不友好地揮動大棒，兩國處於對抗狀態。1955年後到1972年基於對抗蘇聯霸權主義的需要，中美一直保持著秘密談判；1971年基辛格許莊痛從巴基斯坦飛入北京，為尼克松次年歷史性訪華作出安排。隨後的40年，基辛格對中國的情況了解加深，與中國領導人的關係更密切，對中國的政策更為信任，因此，他認為為了世界人民，中美應該友好共處。2011年1月在美國記者會上他強調：「美中不友好後果不堪設想。」

營造互利共贏的中西方關係

汪 巍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

中西方之間儘管交往歷史很長，但真正的碰撞與交融只有從鴉片戰爭起到現在的一百多年時間。正是在這一百多年裡，中西方關係可謂滄桑桑田。過去中國受西方列強的任意宰割，國家被瓜分豆剖。今天，中西方之間的不平等歷史已經被徹底改寫，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綜合國力迅速提高。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第二大貿易體，外匯儲備高居世界第一。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常之一和二十國集團的重要成員，在世界政治、安全、經濟事務中都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中西方交往與合作的變化

中西方關係的一個巨大變化是中西方交往與合作的變化。過去，中國在西方國家對外貿易投資中的比例無足輕重。今天，中國和美國互為最主要的貿易投資夥伴。中國是歐盟第二大出口市場和第一大進口來源地，是美國第三大出口市場和第一大進口來源地。中國對西方國家的投資近年加速增長，特別是英國，非常看重和歡迎中國企業投資。按年度計，中國對英投資在英國投資來源國中已經排到第7位，在倫敦投資的企業數量已居各國第三。

中西方人員往來和人文交流的頻繁和密切亦是前所未有的。中英之間每天至少有13個直飛航班，中美之間每天有9000多人往返於太平洋兩岸；中國在英國留學生數量有12萬，在美國約有13萬；孔子學院在英國有17所，在整個歐洲有120所，在美國也有70所。

在國際事務中，過去西方不認為中國有什麼發言權，後來把中國看成一個地區性大國，今天西方越來越認識到，中國是一個全球性大國，許多全球性事務和國際熱點問題的解決離不開中國的參與和支持，世界經濟的繁榮和穩定也離不開中國的參與和貢獻。因而，中西方在國際事務中的磋商與協調現在非常緊密。

中國要發展，離不開與世界的良性互動，這也包括離不開與西方國家交流與合作。一個良好的中西方關係，不僅造福中國與西方國家人民，而且對於維護世界和平與繁榮至關重要。近年來，中國與歐盟，包括英國都建立了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中國也與美國共同致力於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關係」。

從另一個角度看，中西方關係的發展並不穩定，分歧、矛盾時起時伏。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兩方面：

一是西方的心態問題。西方自從與中國交往以來，長期面對的是一個弱勢的中國，形成了居高臨下的思維慣性，如今中國強大了，西方要重新擺正自己的位置，一時很難適應，擔憂和焦慮感上升。他們的邏輯是「國強必霸」，他們擔心中國會與他們爭奪在國際事務中的主導權，要與他們在世界範圍內爭



良好的中西方關係，有利世界的繁榮和穩定。圖為外國學生正在學習寫毛筆字。

「中國威脅論」不攻自破

近幾年，西方先後推出各種版本的「中國威脅論」，比如中國「軍事威脅論」、「經濟威脅論」、「能源威脅論」、「環境威脅論」、「文化威脅論」等，今年的一個突出論調是中國「網絡威脅論」，無端指責中國發動網絡攻擊、搞網絡間諜。西方也對中國與非洲發展正常的經貿合作感到緊張，拋出所謂的「新殖民主義論」。

「中國威脅論」沒有事實根據，不攻自破，西方又提出「中國責任論」，給中國戴不切實際的高帽，如「G2」、「CHIMERICA」等，要求中國在世界經濟、氣候變化、國際發展等問題上承擔超出自身能力的責任。這正如魯迅先生當年提醒國人的，世上既有「棒殺」，也有「捧殺」。

中西方產生問題的另一個原因是西方不能正確對待中西方的「不同」。中西方制度不同，這是客觀事實，是由各國的歷史和國情決定的，本身無可厚非。但西方有種「模式優越論」，只認為西方的制度是先進的、放之四海而皆準，只認為西方的「三權分立」、「一人一票」才是民主。

西方總是以自己的標準衡量別人，總想把自己的一套強行推銷給別人，因而「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看不到中國的經濟、政治全面改革開放，看不到中國社會的多元及富有活力。西方對自身弊病也長期疏於檢討，直到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並持續演變，西方才認識到自己經濟、社會和政治制度中存在的種種缺陷。

俄美「格鬥」由幕後跳到前台

西方走廊

二戰後，前蘇聯和美國在所有領域均進行或明或暗的較量，直至上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才告一段落。近70年來，歐洲、亞洲、非洲和中、南美洲，發生了許許多多的戰事和政權交替，都可以看到兩個大國在其中活動的影子。換句話說，世界上幾十年來的政壇風雲都是俄美角力的體現，東歐的政權更替是這樣，中南美洲的爭奪也是這樣，日本、韓國、印度和東南亞的變遷亦是如此，近期發生在中東的「阿拉伯革命」更跳不出俄美的掌心。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近日就美國在歐洲部署反導系統問題發表的特別電視講話，則標誌著俄美「格鬥」已經由幕後跳到前台。

莫斯科已經意識到，美國的歐洲反導系統，目標都是為了對付俄羅斯，歐洲戰略的安全系數正朝着有害於俄國的方向傾斜。俄國如果不作相關反應，必將處於被動挨打地位，梅德韋傑夫此次「毫不客氣」的強硬表態，既是無奈之舉，更是捍衛自身安全的必然選擇。白宮「絕不改變」的回應，顯示俄美前格鬥的序曲剛剛開始彈響。莫斯科「將立即在俄西部與波蘭和立陶宛接壤的加里寧格勒州部署導彈預警雷達系統，安裝戰略彈道導彈和針對反導系統的防空設備，必要時徹底摧毀歐洲反導系統」的信息，給五角大樓下了一道無情的戰書。

俄能徹底摧毀反導系統

儘管白宮反覆強調「美國在歐洲部署的反導系統旨在防禦來自伊朗的導彈威脅」，但俄羅斯已經完全不信這一套。據俄羅斯駐北約代表披露，「美國在北海部署艦隊，是為了威脅俄羅斯，因為在這個地區，只有俄羅斯擁有洲際彈道導彈」。俄羅斯國防部社會委員會主席則認為，「如果出現軍事衝突，俄羅斯武裝力量能夠很快讓歐洲反導系統癱瘓，國防部能夠在最短時間內採取有效措施，先摧毀歐洲反導系統的信息系統，包括雷達和制導系統以及相應的指揮部，然後再徹底摧毀美國的歐洲反導系統。」

梅德韋傑夫的特別電視講話關鍵詞是，「俄羅斯將確保足夠火力「摧毀美國的歐洲反導系統」。美國在歐洲的反導系統已經令莫斯科「如坐針氈」。梅德韋傑夫說，「美國現在並打算考慮俄對歐洲反導系統的擔憂」。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奧巴馬上任後，放棄前總統布什的東歐反導計劃，拉歐洲同盟「入伙」，重新設計和部署歐洲反導系統，目的是遏制俄國的核打擊能力。裝備反導系統的美國艦隊頻頻出現在波羅的海、北海甚至巴倫支海，顯示歐洲反導系統「為了對付伊朗」是自欺欺人的說法。

白宮聲稱不改反導部署

莫斯科強硬表示將對美國在歐洲部署反導系統採取反制措施後，白宮聲稱將「堅持到底」、「絕不改變」，說明華盛頓已經鐵下心準備和莫斯科來個「硬碰硬」。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維爾托表示，「美國在歐洲部署的反導系統，既不會也不具備威脅俄羅斯戰略力量的能力，美國完全沒有必要，也絕對不會改變相關部署」。我們將繼續與俄羅斯合作，但合作不是為了限制或改變我們在歐洲的反導方案」。他指，「美國着手在歐洲部署反導系統前，已通過多個渠道向俄羅斯闡明意圖並加以知會，俄方威脅取消這一部署不合情理也沒有依據」。

美國政府近日還宣佈，美方停止對俄羅斯履行《歐洲常規力量條約》中規定的責任和義務，不允許俄方檢查美軍基地，不會向俄方遞交年度通報和軍事數據。《條約》曾經規定兩大軍事集團常規武裝部隊和常規武器數量，及應該承擔的各自義務。歐洲反導系統係奧巴馬上台後推出的進攻政策，今年9月以來，反導部署明顯提速，已經在羅馬尼亞、波蘭部署地基標準-3型攔截導彈；在土耳其部署尖端雷達，西班牙部署多艘美軍「宙斯盾」反導系統驅逐艦。面對美國得寸進尺的舉動，俄羅斯總統發出「摧毀歐洲反導系統」的威脅，顯示兩國的「格鬥」正進入白熱化。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